

遠濱塔滿族家祭

姜相順 王俊 題



姜相順 王俊 編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目 录

沈阳市发现满族家祭的珍贵史料（代前言）	古岩（1）
---------------------	-------

《祭仪大略》文释	（7）
----------	-----

家政总序	（7）
------	-----

祭礼序	（9）
-----	-----

前旬日卜	（10）
------	------

前期三日斋戒	（11）
--------	------

前一日设位陈器	（11）
---------	------

省牲	（14）
----	------

具饌	（15）
----	------

厥明夙兴	（16）
------	------

设菜果酒饌	（19）
-------	------

质明奉主就位	（21）
--------	------

参神	（21）
----	------

降神	（24）
----	------

进饌初献	（26）
------	------

亚献	（28）
----	------

终献	（29）
----	------

侑食	（29）
----	------

阖门	（30）
----	------

启门	（30）
----	------

受胙	（31）
----	------

辞神	（32）
----	------

纳主撤饌·····	(32)
晚祭·····	(33)
涤器·····	(34)
具饌·····	(34)
厥明夙兴·····	(34)
设菜果酒饌·····	(35)
质明奉主就位·····	(35)
参神·····	(36)
降神·····	(36)
侑食·····	(37)
阖门、启门·····	(37)
祭外神·····	(40)
单荐、俗名换索·····	(45)
谱单·····	(50)
《敬神图像》图释·····	(53)
瓜尔佳氏祭礼图序·····	(53)
祭图目录·····	(55)
祭日十二禁忌·····	(56)
居处莹园界址总图·····	(57)
祖莹进祭图式·····	(58)
祭器图式·····	(60)
祭物图式·····	(61)
先期告吉图式·····	(63)
设位陈器图式·····	(64)
告成具饌图式·····	(64)
参神图式·····	(65)
屋内向西引神马向外拿箭·····	(67)
降神杀牲图式·····	(68)

领索解猪图式.....	(68)
攘血奉肉图式.....	(69)
摆祭拿件肉图式.....	(70)
供牲进饌总图.....	(71)
跪拜受胙与跪进尊长图.....	(72)
拿骨辞神图.....	(73)
摘索撤饌图.....	(73)
晚祭背灯总图.....	(74)
外祭请命图式.....	(76)
门内迎神图式.....	(77)
院中降神杀牲图式.....	(77)
剥皮拿熟肉图.....	(78)
摆祭参神解猪备饌图.....	(79)
燎皮、食饌、剔骨摆骨图式.....	(80)
单换索图.....	(81)
复命与寻常奉事图.....	(83)
祭日十二禁忌.....	(84)

附录:

1、辽滨塔处瓜尔佳氏谱系单.....	(85)
2、笔走生花(辽滨塔处瓜尔佳氏十世谱稿户册)...	(96)
3、慎终追远(东满洲镶黄旗瓜尔佳氏户口清册 计).....	(100)

沈阳市发现满族家祭的珍贵史料

(代前言)

古 岩

1986年和1987年，沈阳故宫博物院姜相顺、佟悦、陆海英同志和沈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副主任王俊等同志先后两次到沈阳市新民县公主屯镇进行满族史志考查。第一次同公主屯关镇长等进行了初步的调查。关镇长是辽滨塔村人，本人是满族瓜尔佳氏，谈到了本家族有文字家谱资料，引起调查人员的重视。但由于当时辽河泛滥，交通不便，未能成行。第二次他们直接驱车从沈阳市到新民县公主屯镇，在镇工作人员陪同下，到了辽滨塔村。该村就在沈阳闻名的辽滨塔附近，有满族关姓和白姓聚居。他们在走访过程中，对沈阳市新民县公主屯镇辽滨塔村满族的历史和现状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当了解关氏家族的文字家谱下落时，一开始看到的是现代人族谱的抄件。经过细心走访，宣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大好政治形势和编写沈阳满族志的重要意义，在满族老人关启珍家不但看到了关氏家谱等的伪满时期的抄件，而且看到了清代道光年间“祭仪大略”、“敬神图象”伪满时期的抄件。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关氏家谱的抄件一张，系折叠的较粗糙的高丽纸写成，长52厘米，宽48.5厘米，因岁月较久已经发黄，有被水浸过的明显痕迹，但字迹尚清楚。上面用毛笔竖写着“辽滨塔处瓜尔佳氏八世谱稿”，下面有关氏家八辈男子的名字世系。上起辽滨塔处满洲瓜尔佳氏始祖哲力芳额，下迄清代道光年间喀达郎阿

一辈。

“辽滨塔处瓜尔佳氏十世谱稿户册”一本，纸用较细的高丽纸，书长26.2厘米，宽24.2厘米，双层，有水浸轻微痕迹。封面除用中楷书写题名外，尚有用毛笔书写稍大字“笔走生花”（低头，竖一行）、“大清光绪九年元旦日立”（抬头，竖一行），在光绪九年大字旁有用小字书写“同治四年抄来”字样。此册前12页记录了辽滨塔处瓜尔佳氏家十世男子名字世系。后14页为“东满洲香（镶）黄旗瓜尔佳氏户口清册”，用毛笔小字竖行写着辽滨塔村瓜尔佳氏15户170名男女老幼，户主和男子均有名字（有的幼子从一、二岁至八、十岁尚无名），妇人冠有姓氏，女儿仅称“女”或“三女”等，记载着户别、户主或成年男子的职业（如刑部笔贴式、闲散、兵等）、名字、属相年、年龄、生辰月日。

以上族谱户册，对研究清代末期沈阳农村满族的历史、人口、职业、婚姻、生活习俗等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如从户册上可以了解当时男女婚配的年龄问题，女大于男者为多；又如从户册上看出，满族男子成年婚配后在户籍上并不分户，他们的子女一般也不多等等。

“祭仪大略”、“敬神图象”两册。其一，即“祭仪大略”，封面上用毛笔大楷竖写着“祭仪大略文公家礼序”。纸用较细高丽纸，长27.2厘米，宽14.8厘米。双层，46页，除空页外每页有竖写小楷八行，空行外每行如无空格27字左右。前有“家政总序”记载了辽滨塔处瓜尔佳氏在清初居住“盛京德胜门外”（沈阳大南门外）以来的历史，迁居辽滨塔村的世代，追溯了瓜尔佳氏的族源为“长白苏完地方”，认为是清直义公费英东的后裔。作者喀达郎阿为清盛京刑部笔帖式（见《新民县志·清薦绅表二》），受其父勋斋公（清盛京工部司员）之命，为“年远代湮，谱系无存”“祭典亦渐及於紊乱”，对辽滨塔处瓜尔佳氏的谱系、祭典进行了“详细考察”“阅二十

裁”，“恐久而愈失，后人或更无可据，故不自揣，妄为笔之”。接着有祭礼序，认为“人道莫大于孝者”，说明将家祭礼节细致记载下来是为了使后人“世世相承”“慎终追远”而“尽孝思”。后面以文字的形式记叙了辽滨塔处瓜尔佳氏家祭的种类有祖塋进祭（墓祭）、时祭（春夏秋冬）、单换索、大祭。前两种俗称磕头祭，大祭又称使唤猪祭。大祭中含朝祭、晚祭背灯和外祭（祭天）。“祭仪大略”完全记载了沈阳辽滨塔处满洲瓜尔佳氏大祭朝祭的准备、主要环节及自始而终的过程，包括“前旬日卜”、“前期三日斋戒”、“前一日设位陈器”、“省牲”、“具饌”、“厥明夙兴”、“设菜果酒饌”、“质明奉主就位”、“参神”、“降神”、“进饌初献”、“亚献”、“终献”、“侑食”、“阖门”、“启门”、“受胙”、“辞神”、“纳主撤饌”；对晚祭的“省牲”、“涤器”、“具饌”、“厥明夙兴”、“设菜果酒饌”、“质明奉主就位”、“参神”、“降神”、“侑食”、“阖门”、“启门”、“受胙”、“辞神”、“纳主撤饌”等进行了与“朝祭”比较性的记叙；清宫廷中的祭天礼仪，在满族家祭中称为祭外神，又称“外祭”，其中所述亦十分细致，杀牲煮祭肉和供神的仪式比较独特、复杂，尚待细致的研究，迎神中要朗诵“清祝文”（满语祝文）也是引人注目的；对“单荐俗名换索”的礼仪也加比较性叙述，指出这个“旧有”的礼仪照顾了“贫者”“可稍尽人子之心”。

文末顶格竖写落款为“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初一日八世行六喀达郎阿撰修”，降格写着“康德十一年二月初二日岁次甲申十一世玉璫誊录”。可知现在所见本为伪满时期的誊录本，誊录的内容系喀达郎阿完成於清代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因此，从“祭仪大略”中能看到清代中晚期沈阳满族家祭的特有风情，弥足珍贵。此外，文末还附有从始祖哲力芳额到喀达郎阿的世系谱单。

另一册“敬神图象”，封面用毛笔楷书“祭仪大略敬神图象”，原用的较细高丽纸已破损，经后人衬裱，书长24.7厘米，宽13.4厘米，双层，64页。3至4页载有“瓜尔佳氏祭礼图序”，较细高丽纸与封面相同。图序计11竖行，每行24字左右，不到三百字，说明作者撰修“祭仪大略”详言家祭之法外，又“绘为诸图以济之”，为的是“能尽合先人之意，而得斯礼之本”。祭图是作者用手摹画的，不用丹青（指印刷），是为了尽礼尽情。落款为“康德十一年二月初十日岁次甲申十一世玉璞誊录”。以上字迹与“祭仪大略”抄本笔迹相同，出于一个誊录者玉璞的手笔。从第5页开始，到58页所用纸为细且薄的高丽纸，《祭图目录》前有“道光二十九年岁次己酉末月 八世行六喀达郎阿 勉成”竖写字一行，字迹与前迥不相同，俨然为另一个人的手笔。“祭图目录”“祭日十二禁忌”的笔迹也不同玉璞誊录的水笔字。特别在第7页“祭日十二禁忌”文后，写有“康德二年岁次乙亥季夏十一世玉璞与先通谱誊录”竖字一行，一页上两种字迹迥异。从薄纸很薄，一面写字，折后能透到另一面来看，很可能是玉璞在过了近一百年后为了誊录喀达郎阿所画的“敬神图象”特意选用的，按照喀达郎阿原画图象加以描摹。这样，在我们面前便呈现了不同时代的两种字迹。玉璞的照样描画，增加了“敬神图象”的历史价值，使人们看到了清代道光年间沈阳辽滨塔处满族家祭的真实情景。毋庸讳言，满族家祭对其他民族和后世是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事物，一般人的文字记叙难以状其细微和全豹。现在能够看到的清皇室综述的“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就失於简略，虽然其中撰叙者不乏清代知名文士。其原因，除对满族祭祀缺乏深入全面的了解之外，单纯的文字难以说明、说全、说细、说微，也是不能否认的。因此，关于满族家祭的图象史料，就显得十分珍贵。据悉，这是全国首次发现，是研究清代满族家祭难得的稀世之品。

“敬神图象”以图象形式记录了祭器、祭物、先期告吉、设位陈器、告成具饌、参神、降神杀牲、领索解猪、擻血奉肉、摆祭拿件、供牲进饌、跪拜受胙与跪进尊长、摆骨辞神、摘索撤饌以及晚祭背灯、外以神杆祭天、单换索、复命与寻常奉事等详细情景，共有大小图象35幅。这些图象，与文字史料紧密契合，既使人们看到了清代晚期满族家祭的真情实景，又能将文字说明中弄不清的问题搞明白。如“祭仪大略”威明凤兴一节中有一段讲供物的摆放，原文无标点，照录以见原豹：

“将鞦单架子安插妥当放在南边神龛前蒙上杏黄鞦单即将所作他哈绸子与新索共搭其上有神马者亦将二他哈绸条搭於其上北边前面设大桌一张为之香安”这段原文，标点前面时并不困难，但点到“将二他哈绸条搭于其上”时就费踌躇了，很容易将“北边”点在后面，成了“北边前面设大桌一张”，文意上没有什么错误。但一看“敬神图象”中“参神图式”就会发现香案大桌一开始放在两神龛的南神龛前边，放在前边是对的，但北边神龛前显然不对了；那么将“北边”二字点到前边成了“将二他哈绸条搭於其上北边”，一看“参神图式”，二他哈绸条正好挂在鞦单架子的北边。这种情况很多，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因文中无标点，读者又不熟悉满族家祭细节，就很容易弄错，参考图象就能比较准确地标点，正确理解文义，可见图象之珍贵。

“敬神图象”画得逼真，可以帮助正确理解史籍中关于满族家祭的一些提法。如《清史稿》中宫廷祭祀关于“引牲”的提法，很容易使后人误以为将猪牵引进神堂。对照图象则清楚看到猪是四蹄被捆绑抬进来的，而且“祭仪大略”文字中将如何绑、抬进来，如何摆放神位前的细节都做了明确交待，对深入研究满族家祭有珍贵的价值。

“敬神图象”显示沈阳辽滨搭处满洲瓜尔佳氏家祭有两个

神龛。史籍中关于盛京皇宫清宁宫萨满祭祀也说有两个神龛（参见《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但目前沈阳故宫清宁宫的原状陈列只有一个神龛，是乾隆以后的原状。对比研究，可弄清楚清初清宁宫的萨满祭祀的神龛当不止一个。因此，“敬神图象”史料对清宁宫恢复清初家祭原状有重要参考价值。

“敬神图象”誊录年代是伪满时期，但誊录描画的内容是清代道光年间的。因为是清代道光年间的珍贵史料，同香港、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拍摄的满族家祭电视片不可同日而语。电视片是现代人拍的，根据谱书和记忆传承拍摄，有一定的科学价值。但比较起来，图象史料真实地反映了清代沈阳满族家祭的面貌，对研究清代满族的家祭、生活习俗、服饰发式、家具祭器、房屋的内部结构和院落布局等等均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在“祭祀大略”和“敬神图象”所反映的沈阳辽滨塔处满洲镶黄旗瓜尔佳氏家祭中，没有专职萨满。专职萨满的一些职能为家祭主人、主妇、司香、司祝所代行。这当由于辽滨塔处满洲瓜尔佳氏从沈阳迁来时人口尚少的缘故，辈辈相承成了这样的家祭类型。

这次沈阳满族家祭史料的重要发现，特别是珍贵的沈阳满族家祭图象史料的发现在国内外是第一次，受到著名民族史学家、辽宁省民族研究所所长金启琮教授的重视和关心，嘱咐保持原状，编注成书，既为满族家祭研究提供新史料，又促进满族家祭的研究。

目前，有关同志已将上述珍贵史料编注成书，准备出版，不仅供专家学者深入研究；而且为广大读者了解清代满族家祭神秘而有特色的风情，做出贡献。

（原载《民族研究动态》1988年2期）

《祭仪大略》文释①

家 政 总 序

尝闻我大清上古为肃慎氏，历秦、汉、魏、晋与唐以来，为号不一。及宋号为金，世居长白满洲地方，因为满洲。

我满洲瓜尔佳氏也。国初居盛京德胜（按：应为“盛”）门外，而祖茔在广宁界辽滨塔处，距沈城一百二十里，有田九十四晌，仆人金姓与杨姓守之。

相传自始祖以下四世俱单传，而前三世相继俱歿于王事。至四世我高祖梧，犹系太高祖出兵时遗腹所生。及长，以（按：以上原书1页）先人军功赐有世袭。

我太高祖母因鉴三世之已往，深念一线之犹存，以为若复世袭当差，倘有一旦不测而更无所遗，则世（按：此处似脱一“袭”字）虽荣，究何有焉？于是情愿将世（按：当脱一“袭”字）归公，以免征役。当时具呈，竟蒙上准。

后我高祖因未当差在省（按：似脱一“城”字）无事，又见辽滨塔处系祖茔所在，地近边域可以渔猎，随（按：当作“遂”）移而家焉。生我曾祖五人（按：“祖”字之后似脱“兄弟”二字）。等不屑为生计，而家亦日贫。

我曾祖居长，讳寿，少恒托于外祖家。及长当差，位至佐领（按：查《八旗通志初集》、《盛京通志》，均无关寿为佐领之记载）。生我祖（按：似脱“兄弟”二字）四人。初因

①原本封面一页，题“祭仪大略文公家礼序”。

出兵云南，将仆人兑出，至十余年始返；后又出兵金川，年余而还。两次俱幸免于难。而家计（以上原书2页）乃愈不可支矣。至若祭祀之典，或岁不恒举，遑问一切之家政哉？谱系之失有由然矣！

至六世我叔祖得公讳保，为官至防御，七世我堂伯站公讳住，当差至防御。由是户口日繁，始知耕读，而家世亦渐裕焉。

及我父勋斋公，英年游泮，随务清书。初任盛京笔政（按：见《新民县志》卷十八），嗣升工部司员，恒以职守为重，于家政无暇及焉。尝殷然命喀曰：“瓜尔佳氏发源长白苏完地方，为满人所首重。可惜代远年湮，谱系无存，而祭典亦渐及紊乱。予尝有志修理，竟未之远逮也。汝当详细考察，以志大略，则承先待后，庶几于有赖焉”。喀承命之下不胜惶惧。伏思自（以上原3页）始祖及身已阅八世，而其间相继而阵亡者数世，相（按：当脱一“继”字）而屡空者数世。欲于八世之后上溯已往，亦已难矣。况由近及远而上稽明元以求其源哉？

谁（按：当为虽）然我瓜尔佳氏在国朝尤为望族，故姓氏通谱首先及之（按：见《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一）。其终始本末，载于谱内者甚详。自前始祖讳珠察，曾为部长（按：“曾”字前当有“其后索尔果”），后（按：当脱“索尔果”三字，参见《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率千余人归本朝。每从征役，所向多功，因入镶黄旗（按：见《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一）。至八世费祖直义公以后，族大户繁，有自镶黄分入于正黄、镶白者，迄今数百年从未有自别旗入于镶黄旗者。我家世居镶黄旗，是系（按以上原4页）其直义公后裔，凿凿可据矣。但支分派衍，中间无可序论，即辽滨塔处近始祖之讳亦不可考。所幸者祭祀之典世世相传，于法尚存大略，而其详亦即可推而知也。所以知有家谱者，以当年有世袭也；所以知有世袭者，缘国初以坐褥分品级。我三世祖索以蓝缎为坐褥，不知何品。厥后因之，用各色细缎不等。至今坐褥悉存。而独不知始祖之讳者，以先年册档

仅载族长之名，余则总一数而已，且兼字迹糜烂，难以考察。

后友人鸾卜竭诚而问，谓始祖讳哲力芳阿，未知确否，姑志之。

且自（按：以上原5页）承命以来，凡遇春秋祭日，同族老人每事必问，靡处不资。因更考之载籍，合于传闻，迄今几阅二十载。倘不草为创之，恐久而愈失，后人或更无可据。故不自揣，妄为笔之，并访（按：应为“仿”）文公（按：当指朱熹，下同）家礼，论次祭典，绘为图本，更立族谱图与新旧坐图，以备将来考察修理焉。（按：以上原6页）

祭 礼 序

尝思人道莫（按：当脱一“大”字）于者孝（按：“者孝”二字颠倒），而孝又不仅生养死葬祭之以礼也。盖必上推前人之心，以远追于高、曾、祖、祢之始，下启后人之诚，以曲成夫孝子贤孙之志，使之世世相承，递为传授，相与共尽孝思于无穷，乃为极之至耳。设为人后者，与先人祭祀之典不细讲求，听其驰废，不惟无以尽一己报本返始之责，又何以感发后人使之慎终追远哉？！

我家祭思（按：“思”当为衍字）典概于古合，不简不烦，极为恰当。但相沿既久，不无舛错。今者特为斟酌，成一定制。虽云本于文公家礼，不过藉之（按：以上原7页）以为范围。因见先人所遗原自有本，今之所定尤为可遵，非于旧制有所增减修饰也。惟其间所注之语，率多鄙陋不文，而自敢肆议者，祇求其详明，以翼后人之易解。后之有志修理者其谅之。故数语以为序。

前旬日卜

前旬者，每月前十日也；卜，择也。惟择初十以内之吉日，犹丁祭之必用上丁也。或谓卜日宜在一旬之前，凡事豫则立也。然诚意虽贵早立定期，尤宜临时，恐预先拟定或至期以有事而不能行，反似褻矣。惟于三日前焚香以告，则庶几无失。若单荐用中旬亦可。（按：以上原8页）

按：古人迷信观念认为，凡遇有较重要的事情，宜选择在“黄道吉日”进行才能收到好的效果。满族在与汉族文化不断接触中也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故对于祭祀这样的大事颇重视日期的选择，以表示严肃和郑重。满族祭祀分为许多种。如在清代宫廷中，不仅有在“堂子”内举行的各种祭祀，还有坤宁宫进行的月祭、常祭、报祭、大祭等。在民间，则主要是“时祭”，即于每年春、夏、秋、冬各季节或其中的某一个季节，举行祭神祭天仪式，亦即辽滨塔处满洲镶黄旗瓜尔佳氏（以下简称关氏）祭礼中所述者。上述这些祭典，一般都是在当月的初旬（初一至初十日）进行。如清宫中每年的正月初三日和每月的初一日，都要由萨满（司祝）等人到堂子去祭祀，内廷的坤宁宫神堂，也要于上述日期举行月祭，献醴酒祭朝祭神。^①这实际上也是按“前旬日祭”的原则固定下来的祭祀日期。文中所言“丁祭”，指汉族传统于每年仲春（农历二月）、仲秋（农历八月）上旬天干为“丁”之日（即文中所言“上丁”），在文庙祭祀孔子。关于

^①《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卷一，卷二

“单荐”详见下文《单荐》一节注释。

前期三日斋戒

古礼，三日前主人帅（按：应为“率”）众丈夫致斋于外，主妇帅（按：应为“率”）众妇女致斋于内。沐浴更衣，饮酒不得至乱，食肉不得茹荤（按：“不得”二字当移至“食肉”之前）不吊丧、不问病、不听淫乐，凡一切凶秽之事皆不得预。礼本宜然，须敬从之。

按：重要祭祀之前三日斋戒沐浴，是我国古代礼仪中的传统习俗。其目的是为了表示对祭祀所怀的敬诚之意。满族的上层统治者在清朝入关之前就已采用了这种作法，以后在民间的祭祀中也广为效法。由此亦可得知，每次祭祀的日期至晚应在三日前确定。

前一日设位陈器

设位，设所祭之神位也，陈列先祖所藏之重器也。古礼：将营室，先立祠堂为龛，以奉先世。庶人无堂，设于寝室，随（遂）祭于寝。我家神龛设于正寝西壁上，南北有二，各用二扬手，上安一板，香碟（按：以上原9页）各三。南龛一大匣内贮神索绳与鞦单布，北龛一匣小（按：“匣”、“小”二字互倒）内贮香末。外有神箭一支，与鞦单架子俱放在龛下扬手子上。

按：此为神龛及其他“神器”在平时的安放形式。满族传统习俗，住室以西屋为尊，即文中所称之“正寝”。室内一般为南、西、北三面相连的“万字

炕”。其中西炕上方的墙壁是专供安设“神龛”（或俗称为“祖宗板子”）的地方，故西炕一般不住人，亦不得有随意坐踏等不恭敬的举动。关氏祭典中所言神龛的安放位置及其所供诸物，与其他地方满族家庭的情况互有异同。西墙供神板（神龛），旧时满族人家均同，但神板的数量和代表的神祇却有差异。如过去沈阳市满堂乡的满族，“黄带子”（宗室）“红带子”（觉罗）家中是西墙两块板，北墙三块板，一般的满族人家则只供一块。^①又据姚元之《竹叶亭杂记》载，满族人家“无论富贵士宦，其内室必供奉神牌，只一木板，无字，亦有用木龛者。室内之中西壁一龛，北壁一龛”。^②可见除西壁设有神龛（神板）外，北壁亦有之。而关氏家中西墙北侧一龛，则相当于北壁者（详见下文“晚祭”诸节）。至于平时及祭祀时各地所供亦有不同。西墙神板（龛）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供“祖宗匣子”，内装索绳、谱系单、幛单布、香碟等，多见于东北农村一般人家。另一类是于龛内供释迦牟尼、观音菩萨、关圣帝君（一说尚有土地神），这种情况主要见于清宫、八旗王公府第和居住在各地的宗室、觉罗家。北龛所供亦有不同，如坤宁宫北龛所祭为穆哩罕神、画像神、蒙古神等，^③《竹叶亭杂记》则云“北龛上设一椅，椅下有木五形，若木主之座”。^④从满族的原始信仰来看，关氏家族供奉祖宗匣子、香碟这种情况，应代表较为

①《满族社会历史调查》第30页。

②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三。

③《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卷二。

④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三。

原始但比较简单的类型，在满族民间较为常见。

当祭之时，前一日将香碟请下，先南后北，重筛净灰，俱著于龕前。凡他哈绸子与新索，以及祭祀一切应用器物，皆预备齐楚，收拾洁净，而陈于神位之前。

按：自本节至“设菜果酒饌”，皆述祭祀前有关祭品器皿等的制作、预备和摆放。“他哈绸子”或称“他哈布”，盖系初时用布以后用绸，是祭祀时拴于“索绳”，“线索”上的小布（绸）片。为马祭祀时也用它拴于马的鬃尾上。一般为三块，每块一色，有用白、月白、蓝三色的，但也有忌用白色的。参见“祭物图式”。“新索”是指准备于祭祀过程中佩带更换的。“线索”。满族旧俗，某家新生子女，其家人要向同族中儿女双全并有“福气”的人家讨要彩线数条，合为一股，称为“索”，经过祭祀仪式，环系于小儿颈项，以寓求福之意，此为“带索”。此后，每遇祭祀都要更换新索，即“换索”，直至男子娶妻、女子出嫁才将索摘下，归于本家“索绳”上保留。所以每次祭祀时都要备新索以供换索之用。至于其他祭祀器具，震钧《天咫偶闻》中叙述较详，可为参证，兹录如下：“鸾刀一、匙箸、祭桌二、肉俎三、香案一、省牲床一、盛血盆一、和面盆一、锅一、灶一、杓一、铲一、勾、叉、蒸笼一、新篋箩一、控筛一、罩篱一、帚、苕帚、簸箕、蒸布、拭布、净绳六根、秫秸、净柴。”①其所举用具种类与关氏家祭中使用者大致相同，基本上可以代表满族民间祭祀用器的一般情况。

①索宁安《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序》